

获韩国首届世界文学奖亿元奖金的宫廷历史小说

美室

韩国金屋我 著 薛丹 徐红 译

凭借爱情拥有天下的新罗女人，
她在历史的舞台上彻底俘虏了一个时代！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美室

[韩] 金星我 著 薛舟 徐丽红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室／(韩)金星我著；薛舟，徐丽红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7.4
ISBN 978-7-5447-0191-4

I. 美… II. ①金… ②薛… ③徐… III. 历史小说-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5796 号

Copyright © 2005 by Kim Byoul A, The Segye Tim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Segye Times through Imprima Kore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5-121号

书 名 美 室
作 者 [韩国]金星我
译 者 薛 舟 徐丽红
责任编辑 薛 飞
原文出版 The Segye Times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197 千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191-4
定 价 1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美室摇动了公元六世纪后期的新罗社会,尽管她既非王后,也非妓女,然而作家却凭借积极的探究精神、永无止境的想象力、豪放不羁的叙事结构,无比真诚地将其形象化,从而超越一千五百年的历史时空,复活了这个美丽的新罗女人。作家用心良苦,历历在目。

——金允植(文学评论家)

美室以美色融化新罗全盛时期的英雄豪杰,如真兴王、斯多含等,她能动而进取,遥遥领先于今天的女性上位时代。壮丽的文辞、酣畅淋漓的情爱描写,犹如魔术师般惊心动魄地超越了历史和虚构的关系。

——金源一(小说家)

女性不同于男性,她们知道如何走向神或宇宙,因为女人从源初就有创造性和生产力。《美室》并非单纯地复活新罗时代的女人。无拘无束的小说技巧、壮阔美丽的文体、挑战阅读定式的小说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室》宣告了新的叙事可能性和女性的新时代。

——朴范信(小说家)

美室让人重新感觉到久已忘却的自由魂和母性的官能,同时也让人清醒地认识到,女性冷静的评价和选择才是支撑世界的最大力量。美室柔弱而强大。所谓力量,莫过于此。

——成硕济(小说家)

《美室》刻画了新的女性形象,这种形象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很难见到。她既不是得墨忒耳那样的母性女神,也不是那种致命诱惑的蛇蝎荡妇,更不是依存于男性权力之下的女性。作家复活了统制女性的制度和现代性道德确立之前的女性,并通过她

追问最自然的女性本质究竟是什么。

——金炯璟(小说家)

《美室》的世界属于儒家禁欲主义成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之前。这里的性截然不同于中世纪的伦理,也不同于我们的时代。《美室》既是历史的局部,同时也生动再现了早已被我们遗忘的重要的生活场景。

——徐荣彩(文学评论家)

因为这部小说,美室得以穿越一千五百年的漫长岁月,重生为韩国文学史上最有个性的女人。美室的光芒令人惊诧。

——河应柏(文学评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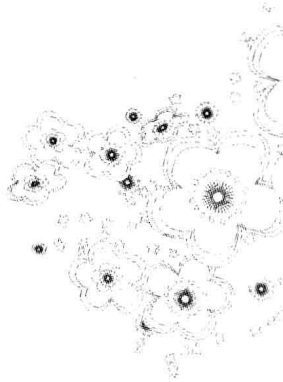
《美室》不是历史小说,而是时代小说。《美室》不是女权主义的小说,而是人文主义的小说。这是因为作家在文学真实而不是历史真实的层面上聚焦美室,观察美室,描写美室。所以,《美室》不是必须阅读的消费性文本,而是必须重新书写的生产性文本。美室本身则是“漂泊的比喻”,体现了作为原罪的美、作为缺陷的爱、作为善恶的性、作为人的女性。

——金美贤(文学评论家)

这部小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安静而优雅的文体,隐藏着呼之欲出的生动人物。《美室》不仅从细节上复原了我们不太熟悉的古代史,而且向我们暗示了二十一世纪的新人类。

——金衍洙(小说家)

当她的裙裾招展，世界拜倒在她的面前。
仿佛无可挽回的废墟，她头也不回地走了。
她知道悬崖盘踞，张开赭红色的巨嘴；
她知道脚尖摇晃，生命悬于一线。
然而当她把手伸向不可触摸的虚空，
全部的生命随着身体撼动，不能抛弃
这瞬间的眩晕般的快感。
从遥远的深处，
身体自然而然地湿润，
灵魂也摆脱了忧郁，飘飘荡荡。
怎样才能停止如此盲目的冲动。
浅薄的生命啊，
快快松开紧握在手心里的裙边。
通红的裸体滑过绸缎，她走了，
眼睛注视着苍苍茫茫的世界尽头……



译 序

薛 舟 徐丽红

“如果对待自己的身体都不真诚,人就没有自由”。而人类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究竟属于动物学范畴,还是属于社会学范畴,今天谈论这样的问题,结论不言而喻。然而如果同样的问题沿着时间的轨道前推 1500 年,那又将得出什么结论呢?

应该说是美室通过韩国作家金星我阐述了这个问题,而不是作家金星我通过美室回答现代人的疑问。那么美室是谁?美室,新罗时代的“埃及艳后”,通过色相操纵了新罗三代国王,达到了权力的顶峰。美室,听凭本能的指引追逐爱情,她是圣女,也是娼妓。美室,引领少年变成了男子汉,她是母亲,也是妖姬。

美室生活的新罗时代,儒家思想还没有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也就是还保留着人类童年时代的质朴无华和天真烂漫。既然有了这样的历史背景,美室的故事恐怕也就不难理解了。美室生于未珍夫和妙道的偷情,本身就是欲望的产物,“出世之后的第一个五年,美室是跟野兽共同度过的。玉珍把她放在密林深处,让她自由自在的生长”,“美室万事不萦于心,从不处心积虑,也不会寻根究底,像风吹过,像水流过,消失了就不再记起。时间逗留于她的身边,然后缓缓地流走。



美室听见了所有时间的窸窣窸窣的声音”，这时候的美室与动物无异，身上残留着动物的痕迹。应该说这个女人天赋异禀，后来在外祖母玉珍的教诲之下学习古代典籍，如《般若心经》、《谈天衍》、《玄女经》、《素女经》、《养性延命录》等，美室渐渐成长为懂得如何使用自己身体的女人，能够进宫履行自己家族的使命。十四岁那年，美室进入王宫，与殿君世宗情投意合，彼此深深吸引，然而不幸卷入宫廷斗争，很快就被发落出宫。宫外期间，年轻英俊的花朗斯多舍为她填补了寂寞的内心，治愈了她的心灵伤痕，由此两人产生了深厚的爱情。然而在残酷的命运面前，她们的爱情注定要遭到摧残。世宗为美室得上了相思病，太后下令将美室召回王宫。再度入宫的美室变成一个内心冷酷的女人。为了权力，她的欲望在燃烧，日益向着淫乱的深渊沦落。美室从被动到主动，并以美色为武器，懂得利用自己的身体去交换自己想要的东西。她接连服侍了三位国王，最后终于掌握乾坤，从幕后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相传新罗圣德王时期的学者金大问写有《花郎世记》，描写了三十二位风月主的传奇故事，不过有人指责《花郎世记》为伪作，认为它是小说，而不是历史，然而这样的指斥正好符合了小说家金星我的旨趣，于是她放开笔墨，索性以小说家的视角去重新解读那个时代，那段历史，那些人物，于是就有了这部震惊韩国文坛的《美室》。“美室”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她是被现代人脱去窠臼见真淳的理想。正如评论家金美贤所说，“通过美室，我们窥见了自我”。美室，就是现代人面前的镜子，以其虚无，烛照着现代人的复杂，她既是源头，又是归宿。如果此时重新回顾“人类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的问题，恐怕已经不能再说结论显而易见了。“《美室》不仅从细节上复原了我们不太熟悉的古代史，而且向我们暗示了 21 世纪的新人类。”小说家金衍洙的话道出了《美室》的意义所在，应该说“美室”是个大隐喻，至于其中隐含的喻旨，只能留待时间为我们揭晓。

金星我认为遭遇“美室”是快乐的时间旅行，而译者的遭遇

《美室》却是愉悦而艰难的语言之旅。金星我的语言绚烂而美丽，也只有这样的语言才配得上这样的灵魂，对于译者而言，这样的遭遇幸福而又疲惫，只能搜肠刮肚，动用全部的语言储备，全心全意塑造好“汉语的美室”。“流则流矣，停则停矣，只是缓慢，不催不问，只要缓慢，万事不萦于心。风在吹拂中掠过，水在流动中消失，心也随之埋葬。美室随着春天消失了”。最后一行叫人非常尴尬，这个句子很难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稍不留神就会流于翻译腔，实在不能亦步亦趋，况且译者从“惊涛骇浪”中走来，急于弃舟上岸，反复默念又思忖良久之后，决定合上书本，完全以我口写我心，来它个大写意，让美室彻底消失，不露痕迹。如果过分执著、拘泥，想必她会抱恨而去，翻译的人也不得安宁。正为这个句子得意之时，故事已然结束，更不可能以此时此刻的状态重新开始，这使人确信翻译也是“时间的艺术”。

诚如所言，《美室》的翻译与其说是作家与译者的交流，不如说是韩语和汉语的对决，而作者对古典的大量引用，已经在冥冥中决定了译本（尤其是汉语）的语言风格，所谓“翻译是再创作”的命题显得虚伪，我们只是在寻找、去顺应，所以它应该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诚惶诚恐地捧出自己的译作，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与指正，让汉语的《美室》变得更美。

2006年8月7日

北京

序

几年前，我领着孩子去风纳土城^①走亲戚。我们在“土城粉食”吃了刀削面，又在“土城文具社”买了孩子喜欢的特色商品。汉城百济、三足土器、短颈壶、瓦片、锹刃、斧头、渔网锤，看着这些埋藏了一千五百年而今终于呐喊着、悲鸣着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事物，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受到强烈的震撼的。直到那时，我还没有历史的想象力和幻想力。当然，我不是天生就不具备这样的想象力，而是因为以王朝为中心的机械和千篇一律的历史教育给了我太大的影响。

那又是什么诱惑着我，让我久久地徘徊在这凄凉的文德郡呢？

古代遗迹的发掘和重建同时进行，在这纷繁复杂的风景中，我只考虑“时间”。风纳土城素有韩国庞培城的美誉，她原封不动地包含着公元前后的遥远的时间，她在人类和文明双重破坏者的脚下呻吟，某个瞬间，她豁然暴露了自己灿烂的肌肤。他们恐怕也和我一样，为了填饱肚子而奔波劳碌，因为欲望而焦灼不

^① 位于首尔市松坡区风纳洞的百济初期土城，1963年1月21日被确定为韩国史迹11号。



安，争斗而又和解，仇恨而又相爱，他们曾经的呼吸瞬间拂过而又消失，拂过我的对时间毫无耐性的脸颊，拂过我的不满百年却也徒劳摇曳的脸颊。他们是我终将与之相逢的人。我们必将在永恒里相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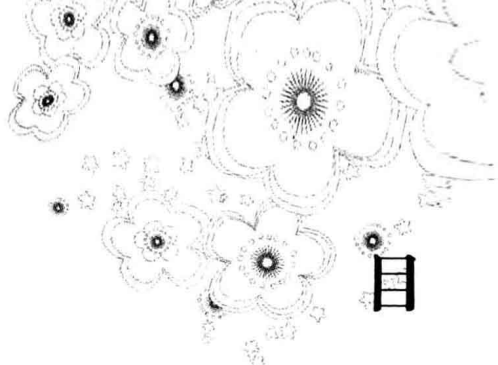
我的遭遇《花郎世记》^①和新罗女人“美室”，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当时，我以小说家的名义正好生活了十年，十年以来我过分拘泥于自我，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读者。所以我要反省。我想描写不能为我掌控的人物，我想讲述不能随意驾驭的故事。事实上，美室就是这样一个我几乎不能胜任的女人。她从容自若，跨越了我所接受的道德训练；她理直气壮，背叛了我所了解的历史真实。她是背德者，却又最为充实地活过了历史赋予她的时代。我被她俘虏了，被迫去做时间的旅行，然而这旅行又充满了快乐。那些把热情和纯情奉献于美室的男人都是美丽的，我与他们相逢也是幸福的。也许我在冥冥之中蒙受着她的阴德，所以就用这本微薄的小说来分享从天而降的幸运。

尽管人文学的土壤贫瘠，然而仍有许多孜孜不倦的研究者全心全意执著于时间的复原，他们是这部小说潜在的奉献者。李钟旭先生的全部著作让我受益匪浅。金泰植、李都钦、李基东、金基兴、李道学等古代史学者，孙仁铉、李相熙等民间研究者，还有以全新视角重新阐释《诗经》的元亨甲先生，他们的著作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同时，我还要将谢忱奉献于南堂朴昌和先生的灵前，感谢他以不期报偿的热情将《花郎世记》手抄本留给了后人。

至今我依然愚蠢地相信，有些东西永远也不会消失。

2005年2月

^① 新罗第三十三代国王圣德王时期的学者金大问所著，记载了花郎的历史。



目录

序
1

消失的山樱桃
1

悬崖上的花
023

淹留于不毛之地
047

青鸟之歌
071

渴望与灾殃
095

红色荷塘
119

梦中说梦
141

风波，及其他
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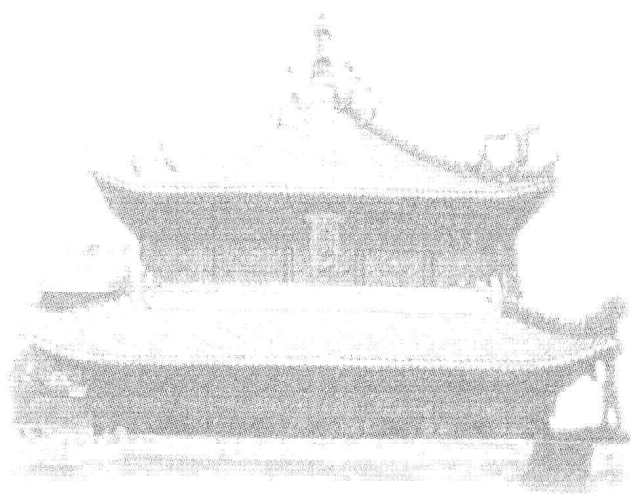
男人的爱
185

鬼神有灵
207

晚秋
233

爱的终结
253

消失的山櫻桃



四月八日喧嚣的祭祀结束了，沙门催促安居^①的脚步也自然而然地变得急促起来。

昨夜通宵下雨。天色将近黎明，饱受雨脚折磨的大地湿漉漉的，散发着丝丝寒气。水珠的残痕尚未消失殆尽，拂晓时分的空气刺得人鼻子生疼。天空清明如洗，绿色从遥远的天边日益迫近，终于无遮无拦地暴露于天地之间。

美室抚摩着薄衫底下的鸡皮疙瘩，迈步走下阶石。微微闭合的嘴唇不知不觉地张开了。充满天地之间的绿色吐出新鲜而清洁的气息，轻轻地扣敲着身体和心灵。啊哈……美室吹气如兰，如丝如缕的气息溜出了健美的嘴唇。

眼下正是果实成长的时节。深绿色的树叶和渐渐茁壮的枝条之间，淡红色的樱桃和山樱桃胳膊着美室的心，仿佛在无伤大雅地将她戏弄。美室蹑手蹑脚地向前靠近。卷起衣角，以免被露珠打湿，白皙的手臂赫然暴露，温柔的衣角沿着光滑的胳膊缓缓飘下。鲜红而又清澈，尚未完全熟透的果实无情地紧绷着。世界宁静而饱满，仿佛全部凝结在这小小的果实之中。美室小心翼翼地伸出拇指和食指，摘下其中最成熟的那颗樱桃。于是，酸而清香的唾液几乎流出口来。

“品尝世间所有的味道，去摸，去嗅，永不停止。孩子，不要担心把它咬破。”

玉珍那低沉而湿润的嗓音仿佛还在耳边窃窃私语。她把整个世界统统教给少不更事的美室。她引导美室进入的世界分不清来来去去，那里开始就是结束、温柔就是刚强、幽深就是高耸。世界上再也不会有像她这样优秀的师傅了。

然而在师傅之前，玉珍首先是美室的外祖母，生了美室的母亲妙道。但是她们超越了师傅和弟子、祖母和孙女的关系，而把关系缔结到了更高的境界。那更高的地方不能随心所欲地伸手触摸，玉珍对此缄口不言。这需要美室自己去领悟。

美室用门牙轻轻地咬破了樱桃。奇妙的瞬间从天而降。

^① 阴历每年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之间，僧侣们到特定的地方静坐修行，叫做安居。安居有夏安居和冬安居之分。

美室又一次在心里默念书中的内容。为什么跟《礼记·曲礼》中刀劈斧凿般的箴言相矛盾呢？《礼记》说，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当然人不能这样。没有区别没有伦理的遥远的古代，女人得到上天的感应和神灵的护佑而暗结珠胎，于是就有了伟大的圣人、贤者和英雄们的横空出世。

“我从哪里来？”

曾几何时，美室转动着孩子气的眼珠，询问玉珍。玉珍正在涂脂抹粉，梳洗打扮。她白璧无瑕，通体美丽，化妆之后更是浓艳无比。她故作倦怠，神色之间尽现傲慢，却又有着掩饰不住的媚惑。玉珍的头发披散下来，森林般漆黑而茂盛。金色的梳子宛如明月漫不经心地穿过郁郁葱葱的树林，在玉珍的发浪之间闪烁着皎洁的光芒。

“是麒麟把你送来的。麒麟长着龙头狮身，专门挑选多做善事的人家，送给他们孩子。麒麟把你驮在骆驼背上，送给了我们。”

“我从哪里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美室稍微长大了一些，又来问玉珍。已近中年的玉珍依然优雅夺目，仿佛居住在月宫里的姮娥。看着眼神之中充满憧憬和羡慕的美室，玉珍笑着回答说：

“是观世音菩萨把你送到我们身边的。观世音菩萨慈悲为怀，所以世界上就有了孩子，众生也得到了救济。”

当美室不再追问自己从哪里来的时候，玉珍终于透露了美室的来历。那时的玉珍已经头顶霜雪了，插在头上做妆饰的梳子也显得沉重而松弛。

“我要把我所知道的统统都告诉你。自从把你掏出娘胎的瞬间开始，我就意识到你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并且你一定能够超越自己，做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对玉珍而言，美室是她幸福的课题。生女儿妙道和思道的时候，玉珍没有这样的感觉。命途多舛，时运不济，她们变成了玉珍的桎梏和难题。看着女儿们飞快地长大，她感到无比的恐惧。面对着她们自私贪婪而又勇猛精进的青春，玉珍



更加确信色衰爱弛的真理,年轻时受人青睐的美女等到了迟暮之秋必然遭人唾弃,于是她更害怕迎来那褴褛破败的瞬间。关于枭獍宰食生母的想象常常在她黑暗而阴沉的梦境里发芽。有时候她假装冷淡,故意把孩子们推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应该把她们送走的时候心甘情愿,面带微笑。然而说是送女儿远走,却始终不离不弃,永远也走不太远。她的领地被掠夺了,变成了女儿们越来越宽广的世界。因为遭到了侵犯,所以欲望和留恋更上层楼,所以她烦躁不安,尤其是当记忆失去光华的瞬间。

然而对于美室,她却无需如此。即使给了再给,她也不会觉得可惜,更不至于焦虑不安。玉珍的爱已经向着神界飞去了,永远地消失了,只有回忆留下来,早就没有了跟谁争竞的必要。此时此刻,最为残酷的就是衰老的玉珍仍然紧握住嫉妒和贪婪,不肯放手。

玉珍抚摩着美室讨人喜欢的头,说道:

“如果不能像野兽们那样率性而为,也就没有必要学习做人的道理;如果连人都不是,又何以成其为女人呢?现在,你已经结束了十年的学业,到你自立之前,还有三年时间,你应该学习如何成为女人。为此,我要把你的母亲,还有你母亲的母亲,也就是我,我们作为女人的故事讲给你听。也许,留给我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多了……”

有此有彼,无此无彼。此生彼生,此灭彼灭。

美室原原本本地相信心学^①经典。因为有玉珍,所以有美室。没有了玉珍,也就没有了美室!仿佛在漆黑的树林深处迷失了道路,恐惧和孤独的感觉重重地袭击着美室。但是美室紧紧地闭着嘴巴,因为她不想哭,呛人肺腑的疼痛感堵塞了眼泪的通路。外祖母不想看到美室哭的样子。

美室笑了,脸上挂着最艳丽最奢侈的笑容。每当这时,她近乎本能地知道自己有多么美丽,她也知道在自己面前,世界上的任何秘密都将变得无能为力,这是荒谬绝伦的真实。

^① 即佛学。——原注